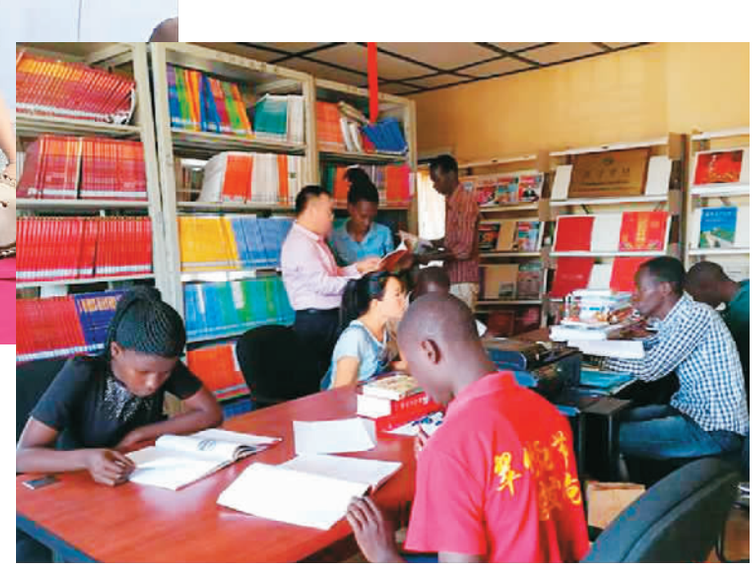
◀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毕业典礼上，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展台受到学生欢迎。图为孔子学院老师在敲非洲鼓。　王永静摄



▶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师生在中文阅览室交流。　王新俊摄

“汉语之花”绽放非洲

□本报记者　赵晓霞

2014年，来自重庆师范大学的张显就任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那时约有汉语学员1000名，现在我们共有15名教师，注册学员约5000名”。在张显看来，学员人数快速增长的背后是“友好的中非关系以及中国的快速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学汉语”。

“学生对汉语的那种热爱是无以言表的。”张显如是形容他所感受到的学员们对汉语的感情。

随着中非关系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在经贸、文化等多领域合作的加深，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开始学汉语。来自国家汉办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非洲的41个国家设立了54所孔子学院和30个孔子课堂，累计培养各类学员达140多万人。

“学中文是我最大的快乐”

正在南开大学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韩懋宇来自尼日利亚，本科所学专业是宗教与人类学，之前的梦想是当一名律师。“当我遇到汉语后，梦想便转向了，希望做一名中尼之间的文化使者。”

为了自己的梦想，韩懋宇不断努力。他在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学习期间，不仅以高分通过汉语水平考试（HSK）6级，而且获得了奖学金，顺利入读南开大学。

更让韩懋宇感到骄傲的是，在第二届“汉教英雄会”夏令营暨2018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教学交流大会上，他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全国总冠军。“希望毕业后能留在中国当一名汉语教师。” 韩懋宇的梦想越来越具体。

同样来自尼日利亚的小伙丁家明因在第17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中的精彩表现而为大家熟知。在学汉语的过程中，他学会了使用微信，第一条朋友圈便是“学中文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来自肯尼亚的陈安东在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学习汉语约1年，他希望将来能申请到奖学金，“到中国学习”。 值得一提的是，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于2005年，是中国在非洲开设的第一所孔子学院。

“学汉语为学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不仅让他们了解了另一种文化，更有助于他们的就业。”张显告诉本报记者，“卢旺达大学把我们孔院的网站链接挂到他们的校园网站上，在学校看来，汉语教学是学校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学习汉语带来更多可能”

在非洲各孔院的学员当中，常见社会学员的身影。服装设计师安托尼是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的一名学员。学习汉语1年的他日前参加了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主办的“中非情·青年志”中非青年夏令营，“终于有机会到中国，我对中国文化、中国人、中国环境有了更多的了解，希望回国后能把我所了解到的中国和中国文化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和安托尼一样，工作之余学汉语的学员并不鲜见。“学习汉语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该孔院中方院长王永静说。

摄影师明旭也是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的学员，“学习汉语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是他学汉语的初衷。短暂的中国之行让他更加“渴望能多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渴望能用流利的中文进行交流”。他还有个愿望：“如果我有孩子，也会让他们学习中文。”

“我们开设了专门的社会学员班，每天18时到20时开课，这些学员非常有恒心，可以说风雨无阻地来上课。”张显告诉本报记者，正是基于卢旺达民众学汉语的需求，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的办学理念突出“三化”：“一是特色化，开设武术、太极、中国文化等课程；二是职业化，即将汉语教学和职业培训相结合；三是全面化，即让汉语教学覆盖更多的人群。”

在具体实践中，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的13个教学点中，除大学校园外，在一些中学、驻卢旺达中资企业、中国医疗队所在的马萨卡医院等也都开了汉语班。

“实实在在地推进中非友谊”

在孔院学习的非洲学生谈到学中文的动力时，不少学员会提到“非洲孔子学院负责人以及在非洲从事汉语教学的一线教师非常有感染力”。

在张显看来，这跟非洲孔院的办学理念有密切关系，“大家的愿望很朴素，就是想通过汉语教学，实实在在地推进中非友谊。以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为例，我们就想为中国和卢旺达之间的人文交流踏踏实实做些事情。”

曾赴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做汉语教师志愿者的吴静怡还记得她任期结束时的一个场景。在热情活泼的非洲学生中显得安静沉默的学员雪仪在她离开那天，从很远的地方跑向她说：“吴老师，我知道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您见面，我只是想跟您说，谢谢您！谢谢您教我们汉语，谢谢您教我写汉字，我真的很喜欢汉语……我会努力学习，争取去中国找您。”

“我一直记得从车上的后视镜看到雨中的雪仪的身影越来越小，直到消失不见。”吴静怡回忆道。

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非洲孔子学院的学员数量年增幅达到近36%，2017年在册学员人数接近15万人；汉语课程班次平均年增幅达到40.3%，专用办学场地面积平均年增幅将近34%。

就非洲孔子学院迅速发展的原因，国家汉办负责人马箭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非洲孔子学院从一开始发展就非常注重本土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师的本土化。以2017年为例，非洲孔院为当地培养师资大概1500多人次，聘用本土师资近百人，为孔子学院本土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二是紧密结合当地实际需求。为了满足中资企业对本土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非洲孔院为企业提供点对点服务，使本土人才的培养能适应企业的直接需要。”

图片来源：百度

“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课上学习过的张爱玲《天才梦》的一段，四宫爱子犹能熟练地背出，“去上海旅游的时候，坐在公共汽车上，就想到了张爱玲的那一句‘我懂得，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

文学为灯　点亮中国印象

□全君娣

多读一点

来自日本的四宫爱子现在是日本关西大学东亚文化研究科的博士生，本科曾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谈起来中国读本科的原因，四宫爱子说，原本只是打算到中国短期留学1年，但到了中国以后发现“想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1年太短”，于是她下定决心留下。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四宫爱子的基础还不牢固，阅读中国文学对她来说“难度比较高”，她就通过看中国的电视剧来提高口语和听力，曾看过《老九门》《金玉良缘》等电视剧。

读到大三，有了一定的汉语基础后，原本就热爱阅读小说的四宫爱子从接触一些中文短篇小说开始，渐渐喜欢上了中国文学。晚上、周末、假期——只要有闲暇时间，四宫爱子就会读小说。蒋一谈的《栖》、莫言的《生死疲劳》、张爱玲的《流言》等都曾是她的枕边书。阅读过程中，遇到不懂的地方，她就查词典，并记下新词的意思和用法。四宫爱子还记得，写本科毕业论文的那段时间，阅读时她尤其关注 “使、叫、让、令”等使令动词的用法。而有些时候，她更愿意“享受故事和作品的世界”，不会一一地查词典，而是根据上下文猜测词的意思。“这种方式对提高中文水平也有所帮助，但要真正学会新词还是要查词典，不能偷懒。”四宫爱子笑言。

在四宫爱子看来，阅读文学作品，不仅可以增加汉语词汇，还可以学习中文思维和表达方式，了解中国文化。但四宫爱子坦言，“虽然我现在能看很多中文作品，但有时候还是会不自觉地用日语思维去看，所以有时候可能对作品的内涵理解还不够深入，还是得多读一点”。

潜移默化

朴世仁在韩国读本科时第一次接触到中国文学，“2008年，当时我的中文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读的是韩文翻译作品”。“学一门外语，不喜欢其国家的文化是绝对学不好的。当时一心想着把中文学好，尽量在各方面多接触，慢慢地就喜欢上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朴世仁说。

如今在中国读研究生三年级的朴世仁已经读过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的翻译作品和许多现当代中国文学原著。路遥的作品《平凡的世界》《人生》等是她的最爱。在她看来，阅读文学作品对提高中文水平的帮助是潜移默化的，“不是说你读了就意味着可以在汉语水平考试（HSK）中拿到高分，阅读文学作品了解的是文化和使用该语言的人的思维，这些益处是要经过时间才能慢慢体现出来的。相比只是阅读课本上的几行叙述，阅读文学作品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理解会更深刻。”

朴世仁还告诉笔者，接触到中文之后，让她对自己国家语言的了解也有所增加。“虽然平时生活中已经不怎么用汉字了，但是据一个不完全的统计，韩文词汇中有不少是‘汉字词’，因此，准确使用韩文还是离不开对汉字的理解。”

体会中国人的精神

来自柬埔寨的林金隆是第三代华人，受父亲的影响，林金隆从幼儿园起就开始学习中文，很小就开始接触中国文学。在林金隆小时候，柬埔寨的中文书籍尚不够普及，能接触到的书不多，林金隆便更多地依靠影视剧了解中国、学习中文，比如讲述包公故事、民国故事的电视剧，《大汉天子》《康熙大帝》等历史剧更是在林金隆心中播下了一颗汉语的种子。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林金隆所在小学的图书馆收到了一些中国捐赠的书，但苦于是繁体字，阅读那些作品对林金隆而言仍是挑战。

真正开始喜欢上中国文学，是在林金隆读大学时。“在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中文系有很多书籍，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 中国四大古典名著、《聊斋志异》等，现当代文学如老舍、鲁迅、巴金等作家的作品，金庸的武侠小说……林金隆都有所涉猎。他最喜欢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因为“看的时候觉得很放松，可以缓解学习和工作的压力，还可以了解中国功夫”。

到中国读研究生以后，林金隆发现，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对提高中文水平有很大帮助，“和中国人聊天时，我可以听懂一些成语和典故了”。另外，通过文学作品，林金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愈加深入：他从《红楼梦》中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由《水浒传》想见中国的“江湖”，从《三国演义》探寻中国的历史……“读中国文学作品时，我能体会到中国人的智慧、精神。从书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那些瞬间，都让我觉得愉快和幸福。”林金隆说。

来自柬埔寨的林金隆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留影。

“妈妈牌”中国菜

□胡勉之

光阴似箭，转眼间我们全家从中国广州移居荷兰已经7年。在荷兰有很多西餐可以吃，但我还是更喜欢吃中国菜。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想了很久，可能是因为我家有个“中餐厨师”妈妈。“妈妈牌”中国菜更能抚慰我的“中国胃”，在煎、炒、烹、炸的各色中式菜肴里我嗅到了熟悉的家乡气息。

在我家几乎每天都可以吃上一顿至两顿中餐。因为午餐在学校吃，早餐时，妈妈就会换着花样给我做中式餐点：肉包、豆沙包、馒头、花卷、饺子、馄饨、油条、豆浆……妈妈会做的可多了，几乎可以一个月不重样！至于晚餐那就更丰富啦，可乐鸡翅、糖醋排骨、红烧肉、红烧牛肉，还有番茄炒鸡蛋、蒜蓉小白菜、上汤苋菜……这些我全都爱吃，写到这里我忍不住咽了口水，不知道今天的晚餐会有什么好吃的。

妈妈说：“坚持给你做中餐，是想让你尝尝妈妈小时候吃过的菜品，让你知道这是家乡的味道，是中国味道，希望你不要忘记。”

我最喜欢的一道菜是妈妈做的可乐鸡翅。可我第一次见到可乐鸡翅时，对它的印象并不怎么好。看着盘子里一个个裹着黑乎乎酱汁的鸡翅，我一点儿都不想吃，但妈妈说：“什么都要试试，不要拒绝给自己尝试的机会。”

没办法，我只好夹起一块鸡翅闭着眼睛咬了一口，便惊呆了，居然这么好吃！皮甜甜的，里面的肉嫩嫩的，我恨不得连骨头都吃掉。我特别喜欢吃酱汁，要是用来拌饭可以吃上满满一大碗饭。我记得第一次吃可乐鸡翅时大概三四岁，直到现在，这个菜一直都是我的最爱。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不管是面对没吃过的菜，还是面对没做过的事，我都记着妈妈说过的，尽量去尝试。

在妈妈给我做过的无数顿饭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2017年的春节年夜饭，那年我的外婆从广州来到荷兰与我们团聚。为了准备团圆饭，妈妈从买菜到做饭，从早到晚在厨房里忙活了一整天，为我们一家人做了十几个菜，我喜欢吃的菜全都有，吃得很过瘾！她还做了外婆喜欢的湖南菜、爸爸喜欢的广东菜。那天的妈妈在我眼里就是一个会变美食戏法的米其林大厨。

每逢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们都会邀请一些朋友来家里做客。妈妈曾说，我们生活在异国他乡，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请他们来家里吃饭，以表示感谢。在国外，能吃到正宗的中餐是许多人的心愿，也是安抚他们思念家乡、思念亲人之心的最直接的途径。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现在也体会到了。所以过年时我格外想念我最亲爱的外婆，好希望每年的春节外婆都能跟我们一起过。

今年我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要跟我的“中餐厨师”妈妈学做中国菜。以后我也要像妈妈一样，为家人和朋友做中国菜。我要做出家乡的味道，用中国菜温暖大家的中国胃！

（作者为荷兰代尔夫特中文学校学生）

（本文获第十九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特等奖）

华人少年作文比赛